

往事並不如煙：訪學北京之印象隨筆

蔡恩心

關於大陸訪學的交換心得，由於已有許多同學分享他們的經驗，無論各方面的資訊與建議，皆非常豐富並有很多可借鑒處。而這篇文章，我想是比較偏向傳遞當時一份心情的隨筆，實用訊息或許無他人來的多。自己單純地想略記些零碎雜感，故結構散亂、不成片段，只願作為一種心境的保存，以茲紀念。

向能道別的不道別的都微微頷首。坐上飛機，傳了最後幾封簡訊，將台灣的 sim 卡收進錢袋的最深處，想著此別竟要五個月，不禁紅了眼眶。

陌生的空氣，陌生的大器，北京給我的印象是遼闊、人群、灰塵，和新舊相映。與接機的北京清華同學相認後，便被平安的送往北京清華大學，沿途經過了鳥巢、水立方、人民廣場，不同於台灣晴空萬里的晰亮，是像射入古宅中飄飛塵埃的日光攏著這城，但我依舊對未來充滿期待。

對於赴大陸訪學的緣由其實並不複雜，最初只是想離開熟悉的環境，體驗陌生的民情、社會模式，或許這其中夾雜著些許出走的成分，然而卻是冒險多於放逐；藉著訪學的機會，也想親自感悟大陸學生的學習、生活概況，於專業課程和見識上皆有所裨益。交換期間藉著遊歷四方拓展見聞，是某種聽聞令人心儀神往的生活方式，故我也不免俗的計畫去旅行，欲感受不同城市的特色、文化與生活。

新生活展開之時見著什麼都好生歡喜。在這座適合逛覽的城市，各式應接不暇的吃喝玩樂行程幾乎滿檔，每到一處旅遊區什麼都想看、都想吃，美味、景色優麗與否倒是其次，重要的是參與其中，重要的是我曾存在在那一刻的現場。上課也是新奇無比，各科老師的方音、授課方式，台下學生的反應、上課態度，能如此這般第一次在異地學習體驗，猶如無事的午後食著抹茶拿鐵與蜜糖吐司般地心滿意足。

貌似一見鍾情般地将時間投擲於北京這情人身上，盲目行動卻無比快活，時常不知為何而做，只想著做就對了。那時一切事物都萬象更新般地神采飛揚，真是愉悅，真心喜歡北京。

時間悄然迅速推移，慢慢地認識了一些人，去過的地方也豐富了起來，然後漸漸堆積起這土地給我的感受。

落差會是個貼切的詞我想，這廣大領地上長養的生命錯綜複雜，許多台灣的價值、標準於此地不適用，你遇見的壞人好人時常以相反的姿態出現，使你不再輕易相信親眼所見或是親耳所聞。多數時候信任並不存在人與人相處之間，尤其

是顧客與賣家之間，面對面的交易時常讓操著不同地區口音的人吃虧。

記得初到北京之時，一行人至王府井小吃街嘗鮮，由於整條街小吃重複性高，我與幾位相好便逛至街底才折回決定吃什麼，我們隨意地在某家攤販前停留聊天

目光流離之際，店家抓住機會熟稔地將六顆煎包放置紙盒，便直接向我們投來一句：「醬要辣或不辣？」一位學姊眼見也不知吃什麼，於是問了句：「請問一盒多少？」「一盒 10 元。」學姊便索性拿出 20 元買下此盒，等了一會兒，不見賣家有找錢的動作就上前提醒，這時賣家態度大變，板著臉面說：「你看價目表上寫多少？」循著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煎包 20，頓時三人無言以對，我口氣和善地說：「大哥，你剛說一盒 10 元的。」他便好似惱躁的衝著我們三人說：「價目表寫 20。」我們心有不服地再重申了一遍先前所述，而那位只是大哥更加不耐煩地回答類似的話，看我們僵持不動這時連旁邊的店家也加入聲援，價目表本來就寫二十的聲音此起彼落地響起，最後由於人生地不熟只好悻悻然地離開，這次的震撼教育令我至今難以忘懷。儘管事情的發展令人錯愕與憤怒，然而這無法理解的人性背後總是使我更為心寒，這究竟是個怎樣的地方？

但是依舊會有很多人讓你對這片土地上的人性失去信心。尤記開學一個月後便遇上了大陸的十一假期，那是個能讓整個大陸動起來的節日，人民移動的程度或許只略遜於春節。放了一周的假期讓我們幾個交換生決定來場遠行，各方評估後我們選定西安作為這次的目的地。抵達西安後才知道，原來此次旅行中有位交換生認識西安人，而這位初入職場一兩年的西安人，居然義氣相挺地特地將他難得的長假挪出時間來當我們的地陪，不只在看見我們下榻的青年旅館不妥後，打無數通電話，甚至出動好友協助為我們訂到了安全舒適又價錢合理的旅館（於十一假期間訂到性價比高的旅館實在機會渺茫），更帶我們吃遍了西安道地小吃，並且一直以東道主的身分不準我們付錢，又帶我們去看兵馬俑、華清池，他說身為西安人從沒去過那裏更何況還是十一假期，這種熱門景點勢必人滿為患（當天兵馬俑入園人數高達十萬人）。他一連串窩心的舉動讓我第一次在對岸感到了真實的溫暖，他的真誠令人動容，他說你們難得來一趟，當然要好好招待你們。我們的緣份如此短暫，儘管答應他來台灣時一定換我們當東道主，然而未來之事千變萬化，說不準或許我們這輩子只有在西安相遇的緣。與他短暫相處的時日是丟不掉的回憶。

北京的日子充滿著故事，充滿著回憶，從開始到結束，都讓我有生處在一種不可置信的錯置感之中。好比自己被抽離了本該存在的時空，來到了一處陌生境界，開展一段嶄新的人生。各種心情輪番經歷，快意、舒坦、緊張、忐忑、不平、滿足、暖心、驚喜……等，然後會知曉相同的心情是無法再次被體驗，因為所有那一刻能聚集在一起的因素難以再聚。當我越了解到如此的「難」，越為此油生不捨。

離開北京的前夜，一群人偷渡至我的寢室聊天打牌，面對著我打理好的行

李、空蕩的床鋪書桌，某種感慨不言而明，終究會走到這一刻啊，彼此相識扶持的時日終會畫下句點。留下了聯繫方式，說了幾句損人的話，大夥嬉鬧卻平靜，許多話那晚並沒有說出口，或許彼此都有默契，不想讓熱淚盈眶擾了這最後的溫存。

回到台灣，北京彷彿是未完的夢，使用公共衛浴洗澡，十一點斷水斷電，以腳踏車代步，食堂教學樓圖書館，三國沙鬥地主，旅行旅行再旅行。那每周來回穿行的廊道，有種走過無數次似乎還將會這麼走下去的錯覺，然又有什麼事能讓時間爲之駐足？一月，我如倦鳥歸巢般返鄉。想起九月初至時的秋風怡涼自在，頤和園圓明園的壯闊典麗，看了幾場表演，宛若重生的生活方式，每天都是豐收。進入十月，十一假期的人潮洶湧，些微轉涼的氣溫，黃了一條街又一條街的銀杏楓葉，是適合在校內騎車漫遊的季節。十一月，人生初見雪花翩落，供暖開始，室內室外溫差開始拉大，時常深思爲什麼選晚上的課。十二月溫度再也沒有超過零度，首次聖誕傳情活動，冰雪一片見怪不怪，穿著厚度達到人生新巔峰，期末周搶八點半前的圖書館位子，深深感受到清華學子的驚人意志力。一月，上海跨年，哈爾濱體驗人體低溫極限，伴手禮，道別，流淚，歸途。

向能道別的不可能道別的都微微頷首。此次一別何時才會相見？坐上飛機，還是紅了眼眶。